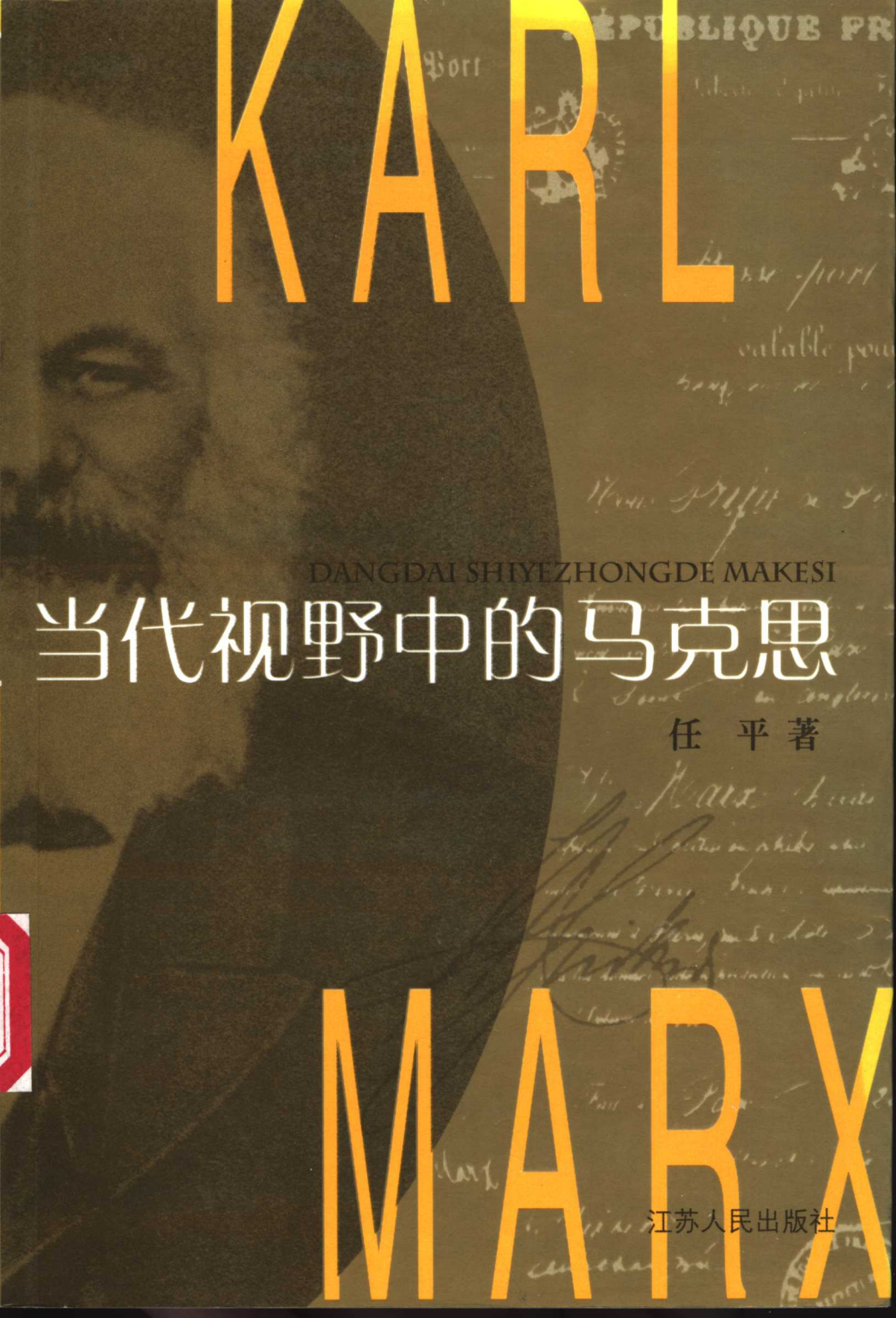




KA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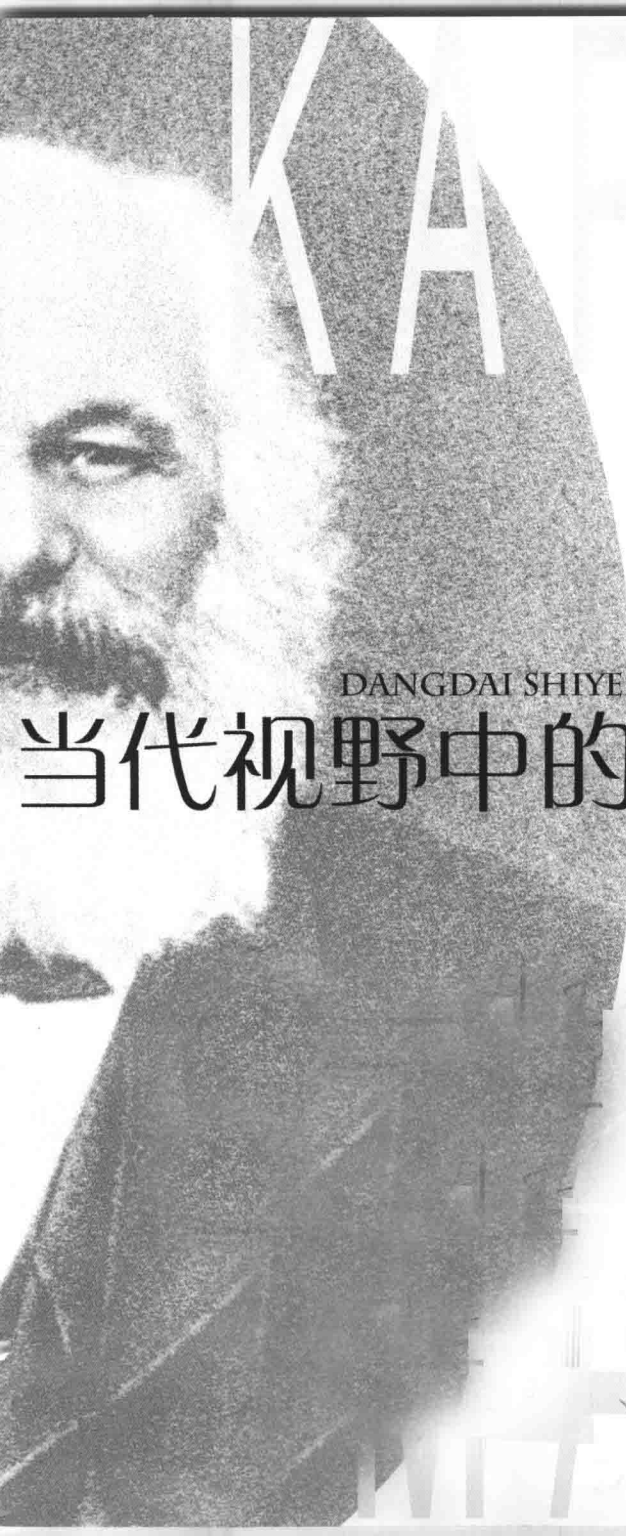
DANGDAI SHIYERZHONGDE MAKESI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著

MARX

江苏人民出版社



DANGDAI SHIYEZHONGDE MAKESI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 平 著

61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任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14-03369-0

I. 当... II. 任...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493 号

书 名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著 者 任 平
责任编辑 余江涛 汪意云 花 蕾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人民印刷厂制版分厂
印 刷 者 泰州人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插页 2
印 数 1—6130 册
字 数 501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69-0/G·1177
定 价 29.00 元(软精装)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卷首语	1
导 言 马克思：“历史幽灵”还是时代象征？	7
一 遭遇后现代的马克思：当代视野的开启	7
二 “幽灵”意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9
三 马克思的当代思想谱系	13
四 碰撞与融合：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交往实践观	20
五 重读、对话、反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路径	23

第一编 交往实践、全球化与马克思

第一章 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	29
一 资本全球化：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	30
二 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反思：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界	37
三 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双重视野融合	41
第二章 哲学新路径：走向交往实践观	45
一 理解马克思：问题与出路	45
二 新研究路径：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	51
三 历史本真想象：转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56
第三章 “大写的逻辑”：重读《资本论》	69
一 未澄明的逻辑：多元视野	69
二 新视界：交往实践观的逻辑	79

三	大写逻辑:三重向度和三重结构	87
第四章	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96
一	交往实践的语义逻辑	96
二	交往实践的结构	102
(一)	交往实践:实体结构	102
(二)	交往实践:意义结构	106
(三)	交往实践:辩证结构	111
第五章	资本全球化、帝国主义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野	117
一	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的新形式和新阶段	118
二	帝国主义、十月革命和东方道路	130
三	资本全球化、交往实践观与毛泽东思想	135
四	资本全球化新语境和新帝国主义论	148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自晚期资本主义中心的批判	153

第二编 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走向

第六章	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语境	165
一	大变动:新全球化时代	165
二	当代问题学:新全球问题的哲学反思	170
三	新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观	179
第七章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新“后”学的批判性纲领	189
一	后现代的马克思:新全球化时代的精神想象	189
二	马克思的后学向度——工具理性和同一性批判: “否定的辩证法”	191
三	分析哲学的黄昏:马克思与批判理性	197
四	现代性社会批判纲领:马克思与后工业文明	206
五	“反思的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210
六	开发歧见的多元叙事:马克思与后现代性话语	217

七	从后思索：“人”的死亡和解构的谱系	223
八	交往理性：马克思的“新”后学向度	245
九	终结的时代与创新的时代	251
第八章	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观与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255
一	邓小平理论：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256
二	交往实践观：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264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 义创新理论和党建纲领	271
四	中国特色的新现代化：后资本主义模式的重新设计	278

第三编 交往实践观：新全球问题学的中心视界

第九章	“绿色马克思”：生态重建与交往实践观	283
一	“人类困境”的哲学阐释：叩问马克思	283
二	“天人合一”的原始生存：古典环境伦理批判	287
三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批判	291
四	生态伦理学的双重悖论	293
五	深层生态学伦理：后现代的反思	296
六	召唤马克思：三种“绿色马克思”的哲学设计	303
七	生态重建的哲学进路：交往实践观的绿色视野	306
第十章	“知识的时尚”：全球霸权与交往实践观	312
一	知识经济：新生态生产方式和全球霸权	313
二	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交往实践观分析	319
三	知识帝国主义与新全球霸权：一个交往实践观 的分析框架	329
四	知识创新的逻辑：实验室—知识产业—知识的时尚 (一) 实验室共同体：创新之源	335 336

(二) 产业共同体:知识霸权的全球扩张机制	346
(三) 知识的时尚与消费大众:社会共同体	349
第十一章 全球发展:正义、理论与选择	352
一 马克思与全球发展话语	352
(一) 马克思与现代性发展话语	352
(二) 马克思与后现代性发展话语	357
二 20 世纪的回响:现代性的衰落与全球发展观审视	359
(一) 发展主体的转向	359
(二) 发展内容的转向	360
(三) 发展视界的转向	361
第十二章 “激情马克思”:后现代城市生活与消费文化批判	380
一 城市之光:马克思与当代都市理论	382
二 公共性、工业与水泥森林:现代城市观念	390
三 解构、日常生活、双向书写:后现代城市理念	400
四 消费社会与后现代生存	405
五 日常意识与消费文化批判:走向马克思	413
六 差异的建筑文化:解读与思考	416
七 多元的都市文化符号	422

第四编 差异政治、全球正义与交往实践观

第十三章 “黑色马克思”:差异政治与全球视野	433
一 后现代全球政治哲学:“差异政治”	434
(一) “差异”和“差异政治”	434
(二) 视角的转向:文化差异与差异政治	436
(三) “文明的冲突”与“差异政治观”	440
(四) 多元的正义:社群的话语	443
(五) 女权、族性与绿色:全球差异政治	444

二 后理性:全球政治哲学的新向度	449
(一) 启蒙理性政治:五大特征透视	449
(二) 后理性政治:对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454
三 大游戏场:全球政治哲学的空间效应	460
(一) “语言游戏”及“游戏政治”之内涵	460
(二) 现代政治视野中的政治游戏	462
(三) 后现代“游戏政治观”	463
第十四章 全球政治哲学:公共领域与全球话语	467
一 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与正义	467
(一) 全球治理与全球正义	467
(二) 新全球化时代与公共哲学:全球正义的地平线	469
(三) 交往实践观:全球正义的基本视界	475
(四) 全球正义:全球交往的公正秩序	477
二 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新市民社会	479
(一) 政社分离:关于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前提的思考	480
(二) 新市民社会:当代社会结构的新支点	483
(三) 三大领域,三大游戏规则	488
(四) 新市民社会与全球政治结构	490
三 社群与自由:关于全球政治基础的论战	492

第五编 公众话语与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意义的意义:意识形态的初始向度	501
一 交往实践观:意义的新叙事方式	501
(一) 交往实践意义论与客体向度意义论	503
(二) 交往实践意义论与主体向度意义论	505
(三) 交往实践意义论与后现代意义论	508
二 意义、价值、文化	512

(一) 意义的界定	512
(二) 价值的意义	516
(三) 文化的意义	519
第十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公众文化研究	521
一 公众精神交往:社会意识形态生成机制	522
二 意义共识:公众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构成	526
(一) 体验与公共体验	526
(二) 领会与共悟	531
(三) 理解与共识:意识形态的精神支点	534
三 常识:公众意识形态批判	545
(一) 常识:观视公众意识形态的方式	545
(二) 常识化:公众意识形态的形成	550
(三) 公众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展	562
第十七章 话语的秩序	570
一 语言学转向:现代、后现代与交往实践观	571
(一) 现代语言学转向	572
(二) 后现代哲学话语观	575
二 话语的秩序:存在及其变构	589
(一) 两种向度	590
(二) 话语辩证法:交往与秩序	601
第十八章 后东方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615
一 新全球化与文明的对话	615
二 后殖民文化批判与重建	619
三 儒学重解:一种当代意义的可能性	623
四 “力”、“同”、“和”之辩:全球化三种规则和三条道路	626
结束语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628
参考文献	631
后 记	637

卷首语

这是一部关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真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探索性著述。今天,将马克思的名字置于“当代视野”中加以解读、追问、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当代性”事件,因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时代根据。

——世纪之交,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引起了思想的激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它必然预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构筑专属于自己时代的哲学地平线,重新构筑专属于自己时代的新问题域,重新构筑一种新的视野,从而充分展示和创造自己的当代性。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生命力与穿透力的关键正在于此:它是历史时代的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成为时代问题的解答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就在于它总是能够不断地正确指认时代本质,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与时俱进”,“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正面临重大挑战。在“一个脱节的时代”中,历史地平线的转换摧毁了工业文明主导平台,同时导致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和传统工业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和消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何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如何重新认识与看待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当代意义?它还

能够被指认为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吗？作为反思的问题学，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世界观，一方面，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文本中的哲学世界观的科学内涵，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在深切关注与科学指认当代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的过程中，在与新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象征——后现代思潮对话并作批判性超越的话语行为中，必须以交往实践观为视野，多领域、多层面、多角度地将自己哲学的当代性充分展现出来，构筑新的理论地平线。

——在新全球化时代的地平线上，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结合，以创新精神不断探索新问题，提升新境界，开拓新观念，创造新理论，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构筑了哲学的新视野，带来了理论的新飞跃，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丰碑。那么，如何科学地认识、正确地把握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哲学世界观理解的独特视野和理论贡献，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当代命运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的精神条件。

那么，在新全球化时代，“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何以可能？

首先，“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命题是一个当代话语的主题，一种汇聚着东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解释和理解的哲学主题。在苏东剧变之后，与西方“新神圣同盟”力图永远埋葬马克思、消除其影响的企图相反，马克思的名字更为响亮，更赢得当代著名思想家的崇敬和关注，“不能没有马克思”（德里达）、“我仍看重马克思”（吉登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哈贝马斯）。尽管历史风云变幻，无论被弘扬、谈论或驱除，也无论企图埋葬或复活，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处在全球关注的中心，与被全球高度关注的一系列主题紧密相联，因而关于他的

哲学视野问题则不断转换为当代哲学展开论辩和对话的主题。“主题”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对全球处于无限差异和多元生存境遇(因而有多元的“前理解结构”)中的主体介入言谈过程的期待和召唤。这些主体从哲学言说者到芸芸众生,从超级大国到贫穷小国,从马克思主义到非马克思主义,从现代的到后现代的,不同国家、文化、民族、阶级、社群及其个人,这些跨越各种社会和哲学背景的界限、林林总总、相互差异而又在全球性世界结构中彼此交往的主体,对这一主题作了多重指认。因此,在当代,这一主题即时地为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哲学和非哲学言说开启问题的地平线,为多元差异性实践主体间的对话和多样性谈论开放话语空间,而不仅仅是唯一的或大写的言语主体独享空间或任何独断式话语霸权的专席。对言谈与对话者之一的我们,即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当代马克思研究,本身就是指向一个以马克思哲学文本为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解释学。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的哲学所造成的革命性变革是在历史—实践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本性上就是那“变革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实践在新世界观地平线上的自我反思、自我开启和自我表征。因而,“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就是一个以当代历史—时代—实践为底板的马克思哲学本真意义的自我重新设定、重新确证和重新界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循环:“当代”与“当代视野”为重新解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提供了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条件,而马克思所表征的哲学世界观的科学内涵则成为这一解释的中心。对这一中心环节的实现方式,即重新解读和解释,本质上就是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的理解包括了两个基本点:作为历史—实践底板的新的时代与作为理解和解释范式的新哲学视野。作为新历史地平线上的主体,我们在继承马克思哲学遗产的同时要“接着讲”。

作为当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当代视野”的历史

地平线、底板如何构筑？这是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断裂与关联问题。马克思生活于他曾指认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旧全球性时代。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在对这一资本全球化世界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反思和哲学表达，它的问题谱系和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的一般本性和规定性的揭示，因而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与日俱增的思想价值和意义。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地平线的限制，他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又带有旧全球化时代的若干缺陷，从而必须为“当代视野”所超越。我认为，作为新理解的境遇和解释成真的前提条件，“当代”准确地指认一个转换中的新时代：人类正在进入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意义问题发生的历史地平线；当代全球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是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转换的产物。历史地平线的转换产生了问题谱系的转换，需要我们对时代本性、当代资本主义、当代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重新解答，因而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需要重新寻找马克思的思想来作为解答问题的精神资源。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必然呼唤哲学视野或哲学地平线的相应转换。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背景是以现代性为基础的旧全球化时代，那么在马克思及其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受旧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平台的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也主要囿于现代性视野，是旧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产物。今天，这些理解范式、视野和体系，因时代的转换而逐渐沉沦到历史的地平线之下，而遭遇被后现代逐一消解、解构和超越的命运。借助于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作为多元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后实用主义、后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判的解释学等等）是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后工业文明和新全球化时代若干深层问题的探索，并在探索中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象征之一。以德里达对马克思理解的解构主义叠加策略为代表，构造了第一个后现代的

“当代视野”，一个真正开启了“当代性”的视野。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底线，用回避或低于历史水平的哲学视野来抵御后现代哲学冲击的做法是无济于事的；而沿着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和《马克思与后辈们》的思绪去简单地重新“发现”马克思文本中的“后现代性”，借以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具有“后学”向度的哲学，虽然更接近“当代性”，但因此也更失之偏颇。我认为：超越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视野向前进，就是“把恺撒的还给恺撒”。真正的当代视野必然指向一个新的哲学范式：交往实践观。它是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视界，更是深刻而准确地把握新全球化时代发展主脉的哲学范式，融会中（中国传统哲学）、西（当代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重建马克思哲学当代视野的核心思想资源。

用创新的哲学来把握一个新时代本性，解答新时代问题，重新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和对话的历史，用时代历史的丰富史实来解释和推动哲学视野的变革，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共同事业。关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主题，我用了十多年时间进行了研究，相关著作也陆续问世。《广义认识论原理》（1992）以认识论和精神交往为主线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交往实践与主体际》（1999）以交往实践观与后现代哲学对话为轴心，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与当代形态，本书的许多观点成为该著作的思想的继续。而《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1999）、《时尚与冲突》（2000）等的相继问世也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我设想，这一创新需要按照“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本身题义，通过创新的三个向度，即通过“一体两翼”的格局来完成。正如本书稍后要详加讨论的，所谓“一体”，即反思式创新，追问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作为科学理解新全球化时代本性及相关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的理论支点和反思方式的可能性，这是关于构筑“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的理论，

也是一切理论创新的起始、核心和中轴;所谓“两翼”,一方面,是重读式创新,即以时代的创新实践为尺度,追问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科学内涵、当代意义的可能性。本书将着重考察长期以来被现代性理解方式所遮蔽的两大思想史实:一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是旧全球化的思想产物;二是其思想演变经历了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走向“交往实践观的大写逻辑”的历程,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最高理论成果。当然,在新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是对话式创新,追问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通过与同样是时代精神象征的西方思潮(主要是后现代哲学)的对话,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精神,从而来实现哲学视野的时代变革。

导言 马克思：“历史幽灵”还是时代象征？

一 遭遇后现代的马克思：当代视野的开启

“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一出自《哈姆莱特》的台词，被雅克·德里达用在名噪一时的《马克思的幽灵》中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历史事实”：由于前后历史的断裂，思想与存在脱节，理论与时代疏离，思想正在变成缺乏“现实性”和“在场性”的某种“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的一个事实，在当代反转为对自身存在的自指。在西方学者视野中，随着前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败，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失去现实性而变回某种“幽灵”。在西方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狂热的话语中，似乎“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① 马克思的遗产正在消散，正期待着进入新的、后现代“哈姆莱特”身体中，成为“重整乾坤”的存在物。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存在性的考察蜕化为“幽灵的领域”，研究变成一种神秘的学科行为——“幽灵学（Hauntology）”。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幽灵”之所以是“幽灵”还不仅仅在于它与某些在场的事实、要素和现实脱节,或丧失了现实存在的形态,更主要的在于与时代的脱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脱节的时代”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产生疏离,产生断裂,丧失现实存在的形态——这是德里达反复强调的主题话语。

在西方,今天的人们有成千上万的理由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在场性”的根据。当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挥舞资本主义大旗欢呼“最后的人”获得自由民主的胜利的同时,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民众调查依然将马克思不仅列为当代而且列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西方学者与政治家的“神圣同盟”勃然大怒,齐声责问:“他的时代已不存在,为什么他还存在?”

的确,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当代性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一系列重大事件:苏东剧变、后工业社会的洗礼、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的冲击和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潮的大转折之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还能够被指认为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萨特)吗?随着全球“新帝国”势力与“文化殖民主义”(詹姆逊)的快速推进,不正是由西方来重新制定“跨国惯例”及全球秩序,宣告“历史的终结”(福山)吗?通向共产主义的“奴役之路”(哈耶克)不正在现实中被“消解”、“解构”(福柯)、“边缘化或零碎化”(哈桑),从而成为“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吗?

因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正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遭遇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与冲击。德里达通过《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使这一对接与遭遇成为令世人瞩目的现实;《马克思与后辈们》又使“后现代与马克思的关系研究”成为全球性新学。应当说,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重构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马克思的幽灵》是一个时代性象征,标志着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分离和断裂,标志着关于马克思理解史上现代性视野正在被消解,标志着作为“当代视野”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前此以往的各种理